

● 萧一山著

曾国藩传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海南出版社



系列丛书

蕭一山寄

曾國藩傳



一九九四·十·十七·映
阜成門邊土鐵站

時文

K827.3
Z021.4

〔琼〕新登字 03 号

责任编辑：张新奇

曾国藩传
萧一山著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长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9.25
字数：240,000

1994年8月第1版 1994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7-80609-073-8/K·4
定价：8.90元

71-

140922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但以箕裘本祖泽 只将艰巨付儿曹	7
第二章 博我以文 约我以礼	15
第三章 君子为学 明道经世	25
第四章 写字 治学 立身 处世	39
第五章 匣里龙泉吟不住 问予何日斫蛟鬣	55
第六章 赖龙议政	62
第七章 编练湘军	72
第八章 金陵之役 千古大名 全凭天意 岂尽关乎人力	83
第九章 致贤 养民 正风气	96
第十章 以淮代湘 用心良苦	108

附 录

一、曾国藩年谱	119
卷一	119
卷二	139
卷三	164
卷四	185
二、名人祭文	226
三、名人挽诗	258
四、名人挽联	273

引 子

上相南征策众材，
军容十万转风雷。
书生却进安民策，
盗弄潢池事可哀！

这是我国近代一位伟大的人物——曾国藩送唐镜海先生诗，其实不啻为他自己写照，唐镜海哪有这样的功业呢？说起曾国藩来，一般人总要联想到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洪秀全承袭天地会的余绪，启发民族革命的伟业，为社会主义作先导，当然不能算“盗弄潢池”，但是清朝人都称他作“长毛贼”，而15年的天国，居然被一个书生打平了，这不是很可哀的事吗？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继洪、杨而倡排满运动，建民国而复皇汉声威，不免就要唾骂曾文正公了。章炳麟是当时激烈派的代表，他曾经说过：“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谥之则为元凶，要其天资，及功名善变人也。始在翰林，艳举声律书法以歆诸弟，稍游诸公名卿间，而慕声誉，沾沾以文词蔽道真。金陵之举，功成于历试，亦有群率张其羽翮，非深根宁极，举而措之为事业也。所志不过封彻侯，图紫光。既振旅，始为王而农行遗书，可谓知悔过矣。其功实方诸唐世王铎、郑畋之伦。世传曾国藩生时，其大父梦蛟龙绕柱，故终身癣疥如蛇附，其征也。凡有成勋长誉者，流俗必传之神怪。唐人谓郑畋之生，妊于死母，其夸诬盖相似。死30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见《检论》杂志）。以民族罪人加诸曾国藩而托之于其子孙之口，真是他的“魂魄独有余羞”吗？可是章炳麟又以英雄许之，说：“曾、左之伦，起儒衣韦带间，驱乡里服耒之民，以破强敌。宗棠又能将率南旅，西封天山，置其叛逆，则上度皇甫规嵩，下不失为王铎、郑畋，命以英雄诚不虚。”（《检论》对二宋）。更推论他的为人治迹，

说道：“湘军之夷洪氏，名言非正也。洪氏以夏人挾建夷，不修德政，而暴戮是闻，又横张神教以轶干之。曾国藩、左宗棠之起，其始不过卫保乡邑，非敢赞清也。当是时骆秉章、向荣独知向义，……湘人虽蔑易秉章，又甚恶向荣为人，卒不能干正义，故其檄书不称讨叛，独以异教愆礼数之。洪氏已弊，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是以没世不免恶名。然其行事犹足以愜人心者，盖亦多矣。……曾、左知失民不可与共危难，又自以拔起田舍，始出治戎，即数为长吏牵掣，是以所至延进耆秀，与共地治，而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终身衣不过大袖，食不过一肉，时时与人围棋宴游，或具酒肴，杂以茶苑，言谈时及载籍，文辞恢嘲间之，其山泽之仪不替也。故其下吏化之，不至于奸，初政十年，吏道为清矣。……夫此诸将帅者，倨让不同，宽猛亦从其性也，而皆体任自然，不好苛礼，不扰四民，不徇污吏，不畏强死。群校所推，以曾、左为主。虽上未齿王道、谢安之流，诚令监视一国，辅以知远，而轨以法程，亦可以垂统矣！”（《检论》近思）。可见就是怪僻的章炳麟除民族大义一点外，也不能不佩服曾文正公，“行事足愜人心”，共治伸张民权，“体任自然”，“吏道为清”，是一个“可以垂统”的人物哩！要说他“不乘方伯四岳之威，以除孱虏而流大汉之岂弟”，就是他“没世不免恶名”的原因，那更有点冤枉！章先生既知道他“不敢赞清”，而以“异教愆礼”数洪、杨，足征国藩是为文化而战争，为宗教而战争，自不能以民族大义责之！据传说：彭玉麟始终不愿做清朝的官，即有羞事异族之义，并曾劝国藩自主东南，英人戈登也劝过李鸿章，他们为什么都不敢作呢？我们试一看左宗棠的性格，那样豪迈不羁，他曾见过洪秀全，劝以仍用孔孟学说，秀全不听。后来他立功边徼，气凌朝右，尚不免懾殿陛之森严，以天威为可畏，就可以知道在几千年君主专制政体之下，一般人的忠君思想是如何牢不可破了。曾国藩又怎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轻举妄动呢？后来剿捻军，办教案二事，均为盛名所累，不得国人谅

解，一转眼间，钟铭世勋，圣相威严，都变为谤议纷纷，举国欲杀，可见旧社会的潜势力之大。如果他做些狐狸狡猾的勾当，难道就能成功吗？事后论人，自己不免忘掉时代环境了！他们在实际上确把满清的政权转移于汉人，无形中又增加了会党的势力，替民族革命隐隐做下驱除艰难的工作，就在这一点来讲，也算功可补过吧！况且他们的眼光，已着重在全世界上，帝国主义者以方张之势，压迫欺凌我们，汉满的畛域，究竟是可有可无的，为整个中华民族谋出路，计划出一种复兴的方案，守旧维新，安内攘外，虽然没有达到救国救世的目的，毕竟是个不世出的哲人，值得我们称赞啊！

梁任公以史学家的眼光，批评曾国藩说：“曾文正公，近日排满家所最唾骂者也。而吾则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为使曾文正公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获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极纯厚也，故虽行破坏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极谨严也，故虽用权变焉可也。彼其事业之成，有所以自养者在也，彼其能率厉群贤，以共图事业之成，有所以字于人且善导人者在也。吾党不欲澄清天下则已，苟有此志，则吾谓《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复也。”（见《饮冰室文集·论私德》）。又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中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而非有超群挾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值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这把曾国藩“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而为“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的由来说得很明白，见解非常平允，可谓曾文正公一个知己。但梁先生还不晓得曾文正公之所以伟大，因为他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曾公同时之新学家容闳，及今人郭斌和氏对于此点颇有所见，容氏说：“曾文正公

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为泰山北斗。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谓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见《西学东渐记》）。郭氏说：“我国过去教育目的，不在养成狭隘之专门人才；而在养成有高尚品格多方发展之完人。求之西方，以英国牛津、剑桥两大学之教育理想，与此为最近似。曾文正公即我国旧有教育理想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俱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忍。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觐。而文正之在中国，则虽极伟大，也不过为中国正统人物中之一人。呜呼！斯真中国教育之特色，中国文化之特色也。”（见民国二十一年十一月七日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一文）容、郭二氏均以曾国藩的“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为我国教育文化之特色，较之梁先生的评论深刻多了。然而他们仍未能说明我国的教育理想，就是“内圣外王”“明体达用”的经世之学，曾国藩所谓“经世一礼”也。不错，礼学是孔子的教人之道，也是中国文化的正统，但如曾国藩其人者，在中国历史上，依然“不数数觐”，非仅其中之一人而已。为什么呢？因孔子没后，二千年来，《春秋》经世之义甚少解人，有成就的更不用说了。考据、词章、义理三种学问的发展，致陷人于“狭隘之专门人才”一途，如荀子所讥为俗儒陋儒者。故曾国藩对他而均有所非薄，而欲以深与博之功力，兼综三者之长，以恢复固有文化的特色。其成就之恢宏，造远非一般号称“正统人物”者所能相比。倘不了解这种境界，则曾国藩岂不变成一个万能的天神了吗？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昔人之所以咏张江陵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

一一征引，只看一个朋友而兼“政敌”的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愬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话。见何小宋（璟）代恳恩恤一疏，于侯心事，颇道得着，阐发不遗余力，知劼刚亦能言父实际，可谓无忝矣。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刍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直一晒耶。”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扬揄，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宗棠之进用，亦由国藩所荐，乃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利之争，故皆能持大体。以“撰语自夸，务压二公”（指曾、胡）的左宗棠，早有“曾侯觥觥，当世所宗，公与上下，如云如龙”（《祭胡文忠公文》）之言，又不仅俟盖棺以后始云“自愧不如元辅”了。即此可知曾国藩为一代冠冕，绝不偶然的。

曾国藩的事业之成就，完全由学问而来，无关乎命运，今昔人的议论都是一致的。就是撰《湘军志》的王闳运，对曾公时露不满之意，也说：“湘军兵威之盛，岂天数耶？一二人谋力之所致也。”国藩自己也说过：“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氏各芳馨。要令天下销兵气，争说湘中聚德星。旧雨三年精化碧，孤镫五夜眼常青。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次韵何廉昉太守感怀述事诗》）。这是老实话，至于他在金陵军营官军昭忠祠记里说：“时未可为，虽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所谓“天”“时”是指太平军初起“代兴迭盛，横行一时”的朝气；或指将衰“权分势散，广封呆竖”的暮气。其家书亦尝当功于天，乃谦让不矜之意，万不可体会有误。最有趣味的是他告诉门人俞樾的话说：“李

少荃（鸿章）拚命做官，俞荫甫（樾）拚命著书，吾皆不为也。”（见《春在堂随笔》）究竟他拼命干些什么事呢？岂仅“上相南征策众材，军容十万转风雷”吗？也不是的。假如读者要知道这位“书生自有平成量”的“圣相”是如何造成，请让我把他的生平一一仔细道来！

第一章 但以箕裘本祖译 只将艰钜付儿曹

湖南湘乡有一个小村庄名叫白杨坪，村内一家院子的后边，生长了很大的藤萝，盘绕枯树，枝叶苍翠，甚是茂盛，好像表现这人家虽是历代耕种的农夫，似乎有一种不平凡的气象。这家主人曾玉屏每天起得很早，自己带着佣工，肩着锄头，开田种菜，奔波勤苦；家里还喂着一群猪，塘里又养了好多鱼，自给自足，颇觉快活。玉屏生3个儿子，只长成两个；长名麟书，季名骥云。他家五六百年来都以农为业，从没有读书求科名的。他在少年时代不务正业，常跑进城里面，和一些浮薄子弟往来，被年长的父老讥笑，这才发愤力田，自以失学为耻，叫他的大儿子麟书去努力读书。他好接近文士，对老成人极其尊重，尽力作些慈善公益的事业，渐渐得到乡里族众的信任，遇事排难解纷，为人威重刚直，后来就威为地方上的绅士了。大儿子苦苦用功，常提着考篮到县城去应试，可是始终不得意，总是怏怏的下第而回。有一天玉屏的年近七十岁的老父亲，忽得一梦：梦见一个大鳞，自空中蜿蜒而下，昂首蹲踞，鳞甲灿烂，就把这老人惊醒了。正在这个时候，家人报说他老人家添了曾孙，原是麟书的夫人江氏所生。老人家甚是欢喜，觉得这孩子或者有些来历，要光大曾家的门楣哩。这虽是一段神话，但孩子长到35岁以后，终身患着癣疾，每天两双手抓搔，必脱下一把皮屑，他的像貌，端庄注视，张爪刮须，有人说他像一条癞龙。王闾运也说过：“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湘绮楼日记》戊寅二月二十七日）可见他的貌相很怪，大约后人以这些观点来附会的。你道这初出世的小孩是哪一个？他就是中国近代第一

流的名人曾国藩。

国藩生于前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距今已 132 年，正当清朝由盛转衰的时候。他生下来以后，一直长到三四岁，户庭罕闻啼泣之声。他母亲性情倔强，操作很忙，不甚照顾他，他总依在祖母的纺车旁边，鸟语花开，注目流眄，像是一个有坚忍性而极不平凡的孩子。6 岁入塾读书，取名子城，曾祖父就去世了。8 岁他父亲因屡考不中，开馆授徒，叫他跟在塾中读五经。作父作师的麟书先生，屡夕讲解，指画耳提，督责甚严，常常在枕边叫醒他来背诵《诗》、《书》，不到两年光景，居然把五经读完了。于是学习八股文，准备着应考。14 岁就随同父亲到长沙省城去应童子试，成绩甚好。他仍从父亲念《周礼》、《仪礼》及《史记》、《文选》。道光十年，他长到 20 岁，麟书先生觉得不如儿子的资质聪明，自己所知者尽都教完了，应该让他往外县去求名师。在衡阳从汪觉庵先生学习一年多，又回本县涟滨书院来肄业。他原字伯涵，这时取涤其旧染之污，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意思，改号涤生。山长刘象履看见他的天才恢廓，以为大器。他父亲一共应试 17 次。到了 43 岁（道光十二年），才补入县学（秀才），但他只迟一年就考取了。这年 12 月国藩结了婚，夫人是衡阳康生欧阳凝祉（沧溟）的女儿，9 年前因爱国藩之才而许配的。夫妇的感情很好。入学的第二年，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褊躁，因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国藩说：“你叫我放在什么地方呢？”那人说：“放在床边好了！”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置了。国藩晚上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国藩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国藩中式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国藩抱不平，但国藩毫不在意，可见他

气度的一斑了。这时他仅 24 岁。照例要在次年入京会试，在京一年多没能考取，出作江南之游，借钱买《二十三史》带回家。麟书先生颇为欢喜，告诉他说：“只要你能用心读完这些书，我替你还债是可以的！”因此他在家读了了一年的史书，学问有很大的进步。道光十八年，他又到北京会试，临行因家中寒苦，向戚族借贷 22 串钱，一路虽省吃俭用，到京也只剩下 3 串。幸而这一次得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朝考一等，改为翰林院庶吉士，从此置身词林，抱有澄清天下之志，因改名国藩。年底新翰林荣耀还乡，亲友都来道贺，煞是热闹。这时国藩的祖父玉屏先生已 65 岁，多年辛苦的愿望，虽是儿子没有成就，究竟在长孙身上实现了，自觉欢喜异常，就告诉麟书说：“我们是务农的人家，即令富贵也不要忘本呵！大孙子当了翰林，让他安心去做他的事业吧！家中的食用，千万不要累赘他！”所以国藩从此进京做官，家下还靠着耕种过活。有时寄些俸银回来，大都赈济戚族。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日，国藩的长子纪泽生，就在那一天他启程北上。第二年他父亲送欧阳夫人入都，过几个月就回来了。祖父玉屏，支持家计，一直到 73 岁（道光二十六年），患了痿痺病，卧床不起，满堂儿孙，侍候是十分周到。尤其长子麟书先意承欢，夜不解带，如是又过了 3 年，老人家方才长逝，这时国藩已经做到礼部侍郎了。国藩的性情，多半是受他祖父的遗传。玉屏先生白手理家，凿石决壤，家道才得小康。他的威仪言论，雄伟非常，气象尊严，凜然难犯。对自己的儿子和不肖的乡人，往往在稠人广坐之中，壮声诃斥，一点都不宽假。麟书总是“起孝起敬，屏气负墙，踧踖徐进，愉色如初”。所以国藩内刚外柔，才能成就他一生伟大的事业。

国藩兄弟五人：他年最长，次名国潢，字澄侯，比他小 9 岁，读书乡里，无大成就，仅以监生候选县丞，是国藩替他捐的。在国藩治军平乱的时候，他居乡办团，常常借势杀人，县官无可奈何。国藩回家知其事，以锥刺其股，国潢呼痛。国藩说：“你杀人就不痛吗？”

国潢的天资平平，一生只照管家务。三名国华，字温甫，比他小11岁，出嗣叔父骥云。国藩也替他“纳贡入监”，乡试未中，在家读书。咸丰五年，国藩被困于江西，他才间关走武昌求援，率五千人往救，后从李续宾征皖北，军败，与李同殉难于三河，死事最烈。国藩的哀词说：

夔夔我祖，山立绝伦，有蓄不施，笃生哲人。我君既长，鲁国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诗书，小子无状，席此庆余。粲粲诸弟，雁行以随，吾诗有云，午君最奇。挟艺千人，百不一售，彼粗秽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发狂大叫，杂以嘲谈，万花奇笑。世不吾兴，吾不世许，自谓吾虎，世弃如鼠，相舛相背，逝将去汝！一朝奋发，仗剑东行，提师五千，往从阿兄。何坚不破，何劲不摧，跃入章门，无害无灾，填篋鼓角，号令风雷。昊天不吊，鲜民衔哀，见星西奔，三子归来。弟后季父，降服以礼，匝岁告阕，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浔阳，雄师北迈，划潜荆相，群舒是囿；岂谓一蹶，震惊两戒！李既山颓，弟乃梁壤，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数耶？何辜于天！我奉简书，驰驱岭峽，江北江南，梦魂环绕，卯痛抵昏，酉悲达晓。莽莽舒庐，群凶所窟，积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峥嵘废垒，雪渍风飘。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实负弟，茹恨终古。

这首哀词好像是国华的小传，他虽不得志于科名，而仗剑从军，生平颇为奇特。国藩对于诸弟的性情才干和将来成就，早就有一种批评，他说：

辰君乎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

辰君指国潢，生庚辰岁（嘉庆二十五年），午君即国华，生壬午岁（道光二年），后果如其言。而老沅就是他的四弟国荃了，字沅甫，生于道光四年，比他小十三岁。当国藩为翰林时，入京从之受业，年仅十六岁。十八岁回湘，国藩送之芦沟桥，即以“白眉”推之，可

见国荃的志气非凡，与国藩为难兄难弟了。国荃本麟书第四子，在家庭中兄弟姊妹排行第九，所以国藩称他为九弟，以后带湘军出征，军中呼为“九帅”。我们看曾国藩的酬九弟诗云：

远离予季今三载，辛苦学诗绝可怜！
王粲辞家遭多患，陆云人洛正华年。
轮辕尘里鬓毛改，鼙鼓声中筋骨坚。
门内生涯何足道，须要尝胆报尧天！

汉家八叶耀威弧，冬于春胶造作殊，
岂谓戈铤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
故山岂识风尘事？旧德惟传嫁娶图。
长是太平依日月，杖藜零涕说康衢。

杜韩不作苏黄逝，今我说诗将附谁？
手似五丁开石壁，心如六合一游丝。
神斤事业无凡赏，春草池塘有梦思。
何日联床对灯火，为君烂醉舞仙欺？

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沅真白眉！
入世市袍各肮脏，闭门谿谿即支离。
中年例有妻孥役，识字由来教养衰。
家食等闲不介意，如今飘泊在天涯！

这正是道光二十二年鸦片战争南京订约的时候，国藩对于时事的关怀，和兄弟间的互相期许，在诗中都可以看出来。“翻然玉帛答倭奴”，“须要尝胆报尧天”，痛心和议，励志报国，谁知诗意？屈指白眉！春草池塘之梦，五丁神斤之业，在少年时代的曾国荃，业已头角峥嵘，为乃兄所赏识，所殷望，后来兄弟同出治军，共建大业，真是十几年前早就安排定了。国藩岁暮杂感，特别纪念沅甫说：

阿弟光明者，爱兄心尚孩，良时无汝共，雅抱向谁开？

难就陆云业，多惭许武才。皇都宁不美，舍去竟何哉？

可见国藩不愿国荃离开他，而“兄弟怡怡”，感情都非常融洽。我们再看他的忆弟诗：

无端绕室思茫茫，明月当天万瓦霜。

可恨良宵空兀坐，遥怜诸弟在何方？

纷纷书帙谁能展？艳艳灯花有底忙？

出户独吟聊妄想，孤云断处是家乡。

就可以知道国藩友于情笃，至性过人了。但国藩对于他的弟弟们不仅是感情上的维系，而尤在德业方面的督责。我们看他的家书，大半是“致诸弟”的，为学治事，处世接物，无一不悉心教导，特别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如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六日的信里说：

今人都将学字看错了，若细读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若果事事做得，即笔上说不出何妨？若事事不能做，并有亏于伦纪之大，即文章说得好，亦只算个名教中之罪人。贤弟性情真挚，而短于诗文，何不日日在孝弟两字上用功，曲礼内则所说的，句句依他做去，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若诗文不好，此小事不足计，而好亦不值一钱，不知贤弟肯听此语？

又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的信里说：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